

論

語

旁

證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五

閩長樂梁章鉅撰

公治長第五凡二十七章

注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

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耳皇疏此篇明時無賢君賢人獲罪按此只說得公治長一節耳故集注統論之惟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則未見確據耳釋文作二十九章

子謂公治長章

子謂公治長

注

孔子弟子

又長之爲人無所考

孔注公治長

弟子魯人也姓公治名長集注從之按注言名長而邢疏乃作治長皇疏則公治與治長錯出又引范甯云名芝字子長家語弟子篇云公治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恥故孔子以

女妻之又按史記弟子傳云公冶長齊人而此云魯人川家語爲說也邢疏又云治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紲以其本經今不取也按邢疏詳載因解禽語繫獄事邢疏已以爲本經故集注亦不取之而長之爲魯人齊人自古亦無定說故集注直云長之爲人無所考也

雖在縲紲之中 皇本紲作紲按字本作紲唐人避太宗諱改作紲故釋文云紲今作紲

子謂南容章

注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各縮又名道字子容孟懿子之兄也

王注南容弟子南宮縵魯人也字子容邢疏此家語弟子篇文按史記弟子傳云南宮适字子容鄭注檀弓云南宮縵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以昭七年在氏傳云孟僖子屬說與何

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中孫禮生南宮
縉是也然則各縉各適又各閱字子容氏南宮本孟氏之後
也凡此皆集注所本也 毛氏奇齡曰容與南宮縉似一人
家語以三復白圭爲南宮縉之行而檀弓以縉妻爲孔子兒
女孔子因其姑之喪而爲之禭豈比與三復白圭妻孔氏女
事相合或是一人若南宮適不知何人或誤認作容而史記
索隱並謂容卽敬叔皆非敬叔本公族與家語及王肅論語
注稱容爲魯人者大別卽曾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
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祇容一人向使
容卽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縉妻姑喪孔子誨
兒女葬法若是敬叔則此姑者蓋僖子妻也其喪在孟氏或
廟或寢夫子亦安得誨之況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須誨也

其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事亦與容無涉 又曰邦有道不廢二句明非敬叔無論敬叔是大夫卽不然亦當以國倅作大夫之誡此見有成法非廢不廢可虛揣也若刑戮則幾見魯之公族二百四十年間有以不謹言致不免者而慮及此乎至敬叔更不得爲懿子之兄昭十一年傳明言泉邱女先生懿子後生敬叔且不聞敬叔氏南宮乎嫡長嗣爵必襲氏次得更之敬更氏者也兄伯而弟叔做叔叔也

以其兄之子妻之 注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宮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 皇疏昔時講說好評公治南宮德有優劣故妻有已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以已女妻公治以

兄女妻南容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耳

子謂子賤章

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

輔氏廣曰子賤爲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事則其能尊師取友以成其德可知矣 按此事具說苑 篇云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

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 鄭氏
汝諧曰釋者謂子賤之賢非得魯之君子薰染漸漬安取其
爲君子夫舍其人之善而不稱乃歸於他人之漸染非聖人
忠厚之言蓋子賤之爲人必沈厚簡默不祈人之知者自非
魯多君子孰能取其爲君子也觀子賤之爲宰不下堂彈琴
而化則其氣象可知使其生於他邦與謀臣說士混然而並
處則子賤之賢亦無以自見於世矣

賜也何如章

瑚璉也

注夏曰瑚商曰璉

說文璉瑚璉也徐鉉曰今俗作璉

非按漢韓勅碑又作胡筮

包注夏曰瑚殷曰璉集注用之

邢疏云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如

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元等說此論語賈服

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殷曰璉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四庫全書總目云魯道傳四書纂箋既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辨其異同復謂夏曰瑚商曰璉木於爾雅而今爾雅實無此文則道傳杜撰附會也

注

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 包注璉者黍稷器也

注同

見明堂位正義

周氏柄中曰鄭注明堂位不言其制其注周

禮舍人云方曰簋圓曰簋而三禮圖謂瑚受一升制度如簋而平下是瑚亦圓也璉受一升制度如簋而銳下是璉亦方也瑚璉本瓦器而飾以玉賈公彥謂亦以木爲之陸農師云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苽然則注云盛黍稷亦舉其重者言之耳

雍也仁而不佞章

雍也仁而不佞注佞口才也 邢疏佞口才也言雖身有仁德

而口無才辨或人嫌其德未備也 阮先生曰虞夏書無佞

字祇有壬字任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而難任人是也故

爾雅曰允任壬佞也至商周之間始有仁佞二字佞从仁更

在仁字之後此二字皆非倉頡所造虞夏商書三類易卦及

於周禮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中和故佞與仁相近尚不甚相反周之初尙有

用仁字以寄佞義者說文佞巧調高材也从女仁聲巧是一

義材又一義柔調又一義曰給又一義曰金滕曰予仁若考

者言予且之巧若文王也巧義即佞也佞以仁得聲而義隨

之故仁可爲佞借也古者事鬼神當其佞金滕之以佞爲美

借仁代佞者因事鬼神也故論語謂祝鮀之佞治宗廟即金

滕仁巧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之義也所以金滕借仁代佞可

省女字也後世佞字全乘高材仁巧之美義而盡用口調口給之惡義遂不敢如史記以巧令屬之思公矣且古人每謙言不佞者皆謙不高材不仁巧也若佞全是惡豈古人皆以口調口給之小人待人而自居於不口調不口給之君子乎或人疑仲弓之仁而不佞可見仁佞尙欲相兼孔子不知其仁始言佞異於仁耳按邢疏亦云左傳云寡人不佞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爲佞有善惡耳爲善捷敏是善佞祝鮀是也爲惡捷敏是惡佞卽遠佞人是也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

不知其仁焉用佞 皇本仁下佞下並有也字

子使漆雕開仕章

子使漆雕開仕

注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

孔注漆雕姓開

名按史記弟子傳漆雕開字子開今集注作字子若本家語

也 閻氏若璩曰讀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則知史列

傳漆雕開本啓字避景帝諱也一部論語敘事及門人無直

稱其名者惟問於有若對君之辭憲問恥疑憲所記南宮适

或曰本名縉陳亢前後皆稱子禽茲獨曰子使漆雕開仕則

開爲其字復何疑蓋自孔安國注以開爲各流俗本家語又

云字子若而集注遂因之耳 毛氏奇齡曰或疑孔子焉能

使開仕但可以仕耳此虛辭也曰不然但可仕則當如仲弓

可使南面明着可字是文無有也且確實有可仕若虛使之

是教之術且干進矣此實使仕也使字與子路使子羔爲費

宰文例並同蓋夫子爲司寇門人多使仕者其最著者則原

思子羔冉有季路樊遲子貢公西華是也若子游仕武城子夏仕莒父子賤仕單父仲弓仕季氏宰未知爲夫子所使與否至於漆雕開之使仕而不仕與闔子騫之使仕而不仕則皆在此時雖子騫之力辭費宰然仍爲夫子宰與子開之始終不仕稍不同然要其使仕則一耳

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注

斯指此理而言

家語弟子解云漆雕

開習尙書不樂仕進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按皇疏於未能信有二說皆與集注異一引范甯云開知其學未習究治道以此爲政不能使民信已一引張憑云君不信臣則無以授任臣不信君則無以委質言時君未能信則不可仕也然深味吾斯二字則民信君信均與口氣不符故集注皆置之

道不行章

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 皇本于作於由下有也字 翟氏瀨曰此經例用於字惟爲政篇而志于學及此兩於字變體作于恐傳寫者偶亂耳

子路問之喜注喜夫子之與已 孔注喜與已俱行按俱行意

着相故集注但云與已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注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釋文云一

讀過字絕句材才哉二音鄭注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問孔子言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惟取於已也古字材哉同耳按惟取於已語意未明耶疏衍作惟取於已無所取於他人哉亦無味蘇氏轍論語拾遺如鄭氏前說惟程

子遺書云材與裁同集注因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注樂華
曰適用曰材蓋卽程子之意樂華晉人卽撰論語釋疑者此
殆其遺說而程朱皆隱據之歟 四庫全書提要云桴材殊
非事理卽牛刀之戲何至於斯朱子訓材爲裁蓋本韋昭國
語注未爲無據也 皇疏又載一說云孔子譬言我道之不
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非唯我獨如此凡門徒從
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言便謂由是其名故
喜孔子不欲斥其不解微旨故微戲曰汝好勇過我我無所
更取桴材也按此說特新而近鑿姑錄之 趙氏佑曰桴卽
方也何可浮海此正狀道不行實在處海以喻滔滔皆是桴
卽欲濟無舟楫意言道之不行如乘桴浮於海然所託者小
而所期者大鮮有不疑且阻者皇皇獨有一我誰與相從其

惟山之忠信明決能之乎此亦惟我與爾有是夫之意故子路聞之喜喜其得爲聖人行道之與也而子嘉其好勇正以力行任道之誠能出入於死生患難之中而不奪曰過我者深許之也又曰無所取材則就前作轉語言我誠汲汲於行無如絕少可乘之具無論其大重桴亦無從假手其若之何蓋重歎其不得尺寸之柄而用之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注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釋文云賦孔云兵賦鄭云軍賦梁武帝云魯論作傅那疏隱四年左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此集注所本也那疏又云其賦法依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

井出長殺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是也

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注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孔

注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
邢疏大學百乘之家鄭注云采地一同之廣輪也此云千乘
之邑百乘之家若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室者也
左傳曰惟卿備百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故知百
乘之家地一同也

赤也東帶立於朝程氏大中曰古人無事則緩帶有事則束
帶說字云在腰爲腰帶在胸爲束帶腰帶低緩東帶高繫公
西華東帶立朝蓋當有事之際倉卒立談可以服強鄰卽折
衝樽俎之間意泛作禮服解非

女與回也孰愈章

回也聞一以知十 釋文云聞本或作聞字非

吾與女弗如也 釋文云爾本作女音汝按上文女與回也句

作女則此句不應忽作爾

注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 邢疏一者數之始十

者數之終顏回亞聖故問始知終子貢識淺故問一幾知二

毛氏奇齡曰幼時聽塾師訓曰顏子聞一件知十件子貢

聞一件知兩件暢易明白故世說載廣陵徐淑以年少舉孝

廉尚書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以幾與十

對正見十是多數非終之謂爾衡作顏子碑文有云知微知

彰聞一覺十用舍行藏與聖合契以微彰用舍兼言既非一

事又何始末又曰有失名氏經辨云十已包九二不及三故

相遠也如曰卽始見終則祇一事之始末也因此測彼則兼兩事之類推也信然則賜愈於回遠矣 按此皆毛氏好與朱子爲難不知朱子之註實本邢疏同時已有論辨之者趙氏順孫曰或疑始終只是一事彼此則是兩事如此則子貢所知反似多於顏子愚謂子貢必待告往而後知來若顏子無所不說則不待告往而來無不知矣胡氏泳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言二者一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而言輔氏廣曰聞一知十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徧始終無遺故無所不說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皆往知來也若如毛氏說乃真成聞一件限定知十件聞一件限定知二件矣且人雖至聰亦安有

則一件知得十件者不幾於癡人說夢哉

注 與許也 又故既然而又重許之 包注既然子貢不如復云

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 皇疏引頌歡云夫子

嘉子貢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勉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以

吾與女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

慰侃謂頌意是言我與爾俱明汝不如非言我亦不如也而

秦道賓曰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 翟氏灝

曰論衡問孔篇後漢書橋元傳注世說注引鄭元別傳並作

吾與汝俱不如皆依包注惟集注以與訓許則據義疏中秦

道賓之說也 何氏治運律書云或問於余曰如漢儒說則

孔子果不如顏淵乎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

孔子之樂天知命也子在回何敢死此顏子之樂天知命也

顏子未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之不如一也吾與回言終日不
違如愚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子未六十而
耳順孔子之不如二也顏子之未達一問者從心所欲不踰
矩耳使天假以年則入聖域而優矣有聖者爲之依歸此孔
子所以不如顏子也人固不可無年此顏子所以不如孔子
也

宰予晝寢章

宰予晝寢

注

晝寢謂當晝而寢

釋文云予羊汝反或音餘則

宰我之名古本讀仄聲

皇疏宰予惰學而晝眠集注同之

韓李筆解云晝當爲晝字之誤也舊文作晝字按李氏匡又
資暇錄云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言其繪晝
寢室故夫子歎之按周氏密齊東野語云嘗見侯白所注論

語謂畫當作畫侯白隋人也然則此說不始於韓公矣今人喜其說之新且以爲與不可雕不可朽有關會其義殊鑿理言斷不如是之弄巧也至王氏楙野客叢書又云畫當居外宰我畫居內故夫子譏之據此則當云畫居寢不得云畫寢矣皇疏引珊瑚公云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故假畫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又引范甯云時無師徒其明勸誘之教故託夫弊跡以爲發起也邢疏亦云宰我處四科而夫子深責者託之以設教宰我非實惰學之人也

不可朽也皇本朽本或作朽阮先生曰史記弟子傳漢書董仲舒傳俱作坊蓋論語古本作坊說文朽所以塗也朽當是正字坊乃朽之假借耳

子曰注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王氏若

虛曰以語法觀之其爲衍文無疑

於予與改是

注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

邢疏宰予嘗謂夫子言

已勤學今乃晝寢是言與行違按此事無所攷故集注不取

輔氏廣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爲善爲說

辭然論喪則欲其短語仁則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問五帝

德則夫子以爲非其人至此又重警之則能言而行不逮可

見矣 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

邪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

吾未見剛者章

申棖

注

弟子姓名

邢疏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中棠

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

王氏應麟曰後漢王政碑云有羔

羊之潔無申棠之欲是以棖爲棠也洪氏頤爐曰棠棖聲相

近蓋一人

棧也慾焉得剛 四庫全書總目云桑調元論語說皆闡集注
未盡之義如謂人知有慾不剛而不知無慾尙非剛也頗爲
細密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馬注加陵也

吾亦欲無加諸人 七經考文補遺云古木人下有也字

賜也非爾所及也 孔注言不能止入使不加非義於已耶疏

夫子言使人不加非義於已亦爲難寧故曰此事非汝所能

及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已也按子貢用意全在下句

難事亦全在下句如注疏說只應得上一句忘卻下一句矣

惟皇疏云言不招人以非理見加及不以非理加人此理深

遠非汝分之所能及似合語氣集注同之

夫子之文章章

夫子之文章

注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

何解

章明也文采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邪疏言夫子之述作威儀禮法有文采形質著明可以耳聽目視依循學習集注意與之同 真氏德秀四書集編云所謂文章者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章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有條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爲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注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

之本體其實一理也 何解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
亨日新之道按此解性字義與朱子同解天道字則未確又
單舉元亨而遺利貞邪疏反復闡之其旨愈晦故集注不取
也 錢氏大昕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
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特
史焉知天道竈焉知天道古文尙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
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
成注論語云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
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理人有所不知故曰
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
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漢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
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無由言之

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倘復役機神乎史

籍唐書孫伏伽長孫無是此亦漢儒繼承之說不知何平叔

何以俱不取也張氏甄陶曰文章是威儀文辭經堂一冊

及子之燕居子溫而厲此威儀也子所雅言子以節發此文

辭也雨化成德達材答問統在此無行不與之內儀者見淺

深者見深各有所得而去此可得而聞也性之說見於中庸

天道之說見於易繫夫子言之矣然此理至淵微須其人習

足以及之則語之爲有益否則蓄疑輕信反荒其下學之功

故非其人則不告卽得其人猶必待其時候既到而後語之

是以夫子之言至罕而學者之得聞爲甚稀故曰不可得而

聞也不可得不是秘而不宣亦不是聞而不悟人事未盡不

足以復性則不與之言性人欲未淨不足以見天則不與之
言天道不輕傳於人正以鼓勵後學使之努力爲受教之地
也

不可得而聞也 皇本聞下有已矣二字按史記孔子世家漢
書眭宏夏侯勝等傳又外戚傳注及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此
語句末俱有已矣二字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此子貢寓嘆歎
於不可得聞中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二字似不可脫也

阮先生曰此子貢歎學者不能盡人而皆得聞之非子貢亦
不聞也又曰史記孔子世家作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
得而聞所以與今論語不同者非所見本有異此乃太史公
傳真孔安國之學以說論語加一命字更顯明也性字連命
字爲言更見性命卽關乎天道此天道卽孟子所說聖人之

於天道也卽孔子五十所知之天命也天道非人所能逆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子路有聞章

未之能行 皇本無之字

惟恐有聞注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孔注恐後有聞不

得並行集注意與之同 韓氏愈五箴云內不足者急於人

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謙譽

愈尊此則以有聞作有聲聞解非正義也

注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故著之若子

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陳氏天祥曰論語一書無非善言善行

皆其門人所記何必更論及與不及哉況經中本無門人自

謂不及之意刪門人以下十字則無病矣按論語中皆記聖

賢言行而專記賢者善行者惟此一章故集注取范氏之說
誠非無因陳氏亦失之未考耳

孔文子章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注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
其至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所以疑而問也此見
蘇氏論語拾遺中朱子語錄云問孔文子孔姑事如此不
好使敏而下學不恥下問濟得甚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
人謚法甚寬所謂節以壹惠言人只有一善亦取之節略而
取其一善也任氏啓運曰夫子稱其治賓客想他所學問
必是那典章制度進退威儀

子謂子產章

注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同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

朱子語錄云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服用各有等級高卑輔氏廣曰田有封洫謂封疆也洫溝也井有伍謂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金氏履道曰鄰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師都建旌甲建旗縣都建旄各有尊卑也上下有服謂衣冠踰制職而不收服故云取我衣冠而禘之田有封洫者當時漸有壞井田者開阡陌相侵越兼井故使民封土爲疆通水爲洫以正疆界廬井有伍者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伍謂五家爲伍使之相親睦守望相助有罪奇衰則相及

晏平仲章

久而敬之 皇本作久而人敬之疏云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按如皇說則有人字皆另

一義矣 張氏自烈曰或曰晏平仲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
皮於吳悅季札於周交相常器於魯交處士蘇晉於孔子處
者八年悅孔子弟子曾子聘之仕曾子固辭於齊交大夫吳
翰分有粟府金與北郭騷養母以至贖越石父爲上客此正
夫子所謂善與人交在久而敬之之先者也晏子之言曰事
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不任於上則輕義不篤於
友則好誹此邪人之行也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
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行義不爲苟戚不同則疎而不誹
此正士之行也由晏子此言推之其善交久敬亦可見矣
黃氏鶴谿惠迪邇言云交際之間其人實有可敬而我不知
敬則失人其人本無可敬而我誤敬之則失己失人失己必
貽後悔故必由淺漸深由疏漸親爲失既久灼見眞知然後

用吾之敬自可免失人失己之患此其所以爲善也或問交
主於敬如子所云交可不敬乎曰交所以用吾情敬所以行
吾心試參閱弟子入則孝章汎愛交之謂也親仁敬之謂也
敬行於久善交之謂也

臧文仲章

臧文仲居蔡

注

蔡大龜也

包注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

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

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非

四民所得居元龜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男龜五

寸顏師古注云蔡國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

山節藻稅

注

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又張子

曰山節藻稅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釋

文稅本又作掇翟氏瀕曰說文訓木杖經典多借用爲梁上

短柱之擢 包注言其奢侈邢疏此是天子廟飾而文仲僭
爲之故言其奢侈按注疏於居蔡言其僭於山節藻稅言其
奢侈明是兩事禮器云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
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又明堂位云山節藻稅稷廟重檐
天子之廟飾禮器又云管仲鏤鐘朱紘山節藻稅賢大夫也
而難爲上矣然則居蔡山節藻稅皆同一僭不得僅以不知
爲言朱子語錄云山節藻稅不見得其制度如何今夫子只
識其不知便未是僭所謂作虛器而已大夫不藏龜禮家乃
引此說又云古說多道他僭若是僭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
不仁了今只說他不知便是其主不知言此集注所以不
用注疏也 全氏祖望曰臧文仲居蔡之說古注與朱注異
近人多是古注然朱注究當從據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

侯之禮山節藻稅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
是二不知不應概以作虛器罪之曰一不知也但臧孫居蔡
非私置也蓋世爲魯國守蔡之大夫家語不云乎文仲一年
而爲一兆武仲一年而爲二兆孺子一年而爲三兆是世官
也然則臧孫居蔡何僭之有昔武王以封父之繁弱封伯禽
繁弱弓也或以爲卽蔡之別名其說見陸農師之注明堂位
則是蔡一名僕句又一名繁弱其所由來遠矣故武仲奔防
納蔡求後以其爲國寶也則以大夫不藏竊之罪加臧孫恐
其笑人不讀左傳與家語也乃若山節藻稅實係天子之廟
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雜記諸篇載之不一而足而臧未必
然者蓋臺門反坫鏤盤朱紘出自夷吾之法侈不足爲怪而
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

於其中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也然則山
節藻稅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所謂媚神以邀福也是固
橫渠先生之論而朱子采之也 周氏柄中曰陳琳悼寗賦
云山節藻稅既擅且懼則建安以前已有作此解者

注

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 此見文公二年傳杜注謂
居蔡山節藻稅也故集注因之邢疏亦云有其器而無其位
故曰虛則亦隱合藏施之室意矣

令尹子文章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三仕三已注
疏及集注並無考金氏履祥曰莊公三十年楚鬬穀於菟爲
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爲曰
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傳又曰令尹子文章卒

鬬般爲令尹則是傳政子玉之後子文又終爲令尹也三仕
三已別無可攷豈子玉呂臣子之間子文以大宰執政而
代之歟 荀子 篇云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莊
子田子方篇云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無憂色子之用心獨奈何又呂氏春秋恃君覽云
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 按此皆以三
仕三已爲孫叔敖事或遂因此反疑論語之誤其攻之最力
者莫如張自烈之四書大全辨其詞曰子文之爲令尹距孔
子生時已百二十年崔子弑齊莊公陳文子爲大夫時孔子
生四歲耳子張撥拾往事以質於夫子夫子因問而答據其
事而謂之忠清皆曰未知焉得仁蓋謂其事未之前聞未之

知也焉得論其仁不仁也按左傳莊公三十年鬪穀於莒爲
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文以子玉伐陳之功使爲令尹二
十八年子玉死爲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未聞
子文之三仕三已也且其使子玉爲令尹也大夫曰子若國
何子文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
有幾明不獲已而使子玉爲令尹子文不聞告新令尹之政
子玉亦必不能聽舊令尹之政也又按襄公二十五年齊崔
杼弒莊公盧蒲葵奔晉王何奔莒鬪邱嬰申鮮虞奔魯不聞
陳文子須無之出奔也二十七年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文
子請許之慶封陳須無皆至會時去弒君不二年崔子尙相
齊文子固仍在齊預大政也二十八年文子告慶封勸齊侯
朝於晉無歲不與崔慶同朝不聞文子去之他邦又一邦陳

文子卒其子無字用事至其孫乞厚施於國至桓遂弑簡公
然則陳氏之子孫亦猶大夫崔子也按莊子肩吾問於孫叔
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子之用心獨
奈何太史公傳孫叔敖亦云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
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然則此實孫叔敖事與文
子年代不甚遠而子張因之傳疑也左傳崔氏之亂則邱嬰
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
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贖其誰納之遂奔
魯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此申鮮虞逆之他邦又之一
邦事與文子同事姓名易譌而子張復因之傳疑也二大夫
事蹟於魯之春秋無一焉夫子安從知之而安從論之故爲
此存不論不議之辭而亦不置一譏貶他日告子張曰多聞

闕疑蓋有以也 翟氏灝曰史記循吏傳亦取莊子及呂氏
春秋說以三仕三已屬之孫叔敖考孫叔敖之爲令尹在楚
莊十六年其後七年莊王卽卒孫叔敖死莊王前安得有三
仕三已事楚鬬且廷云昔鬬子文三舍令尹語著於春秋外
傳鬬且廷與孔子同時與子文同國其語詎不較莊子爲可
信乎 毛氏奇齡曰孫叔敖三仕三舍事荀子莊子皆有之
此荀莊之誤不得以疑論語也孫叔敖舉海濱本期思之鄙
人並非公族舍卽去此耳焉有至再至三之事且鬬子文仕
楚約三十年而叔敖以宣十二年始爲令尹不數年而楚莊
死然且叔敖之死先於楚莊史記稱叔敖死數年莊王用優
孟言始予其子以廢邱之地是也是叔敖之仕裁一二年耳
以一二年而三仕三已則終朝三褫立朝所差夫子不得而

稱之矣且子文非無據也國語鬪且延曰昔鬪子文三舍令尹無一身之積恤民之故也是子文實有三已事此其明文況且延又曰子文受祿必逃之而後反之此皆讓爵讓祿之實行觀其後忽舉子玉以自代雖所舉不當然其退讓之意則概可睹也況以子家之妄言而反疑論語與春秋外傳無是理也

必以告新令尹何如 皇本如下有也字

未知焉得仁 釋文云知如字鄭音智下同 漢書古今人表引此語顏師古注云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論衡問孔篇說此章云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智之性何妨爲仁之行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亦讀知爲智中論智行篇云或曰仲尼言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對曰仲尼此

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亦謂知爲智按皇本疏載李
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爲智也陳文子所
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亦未可爲
智也李讀爲未智不勝孔爲未知也是此說已爲注疏所不
取故集注同之

崔子弑齊君 釋文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弑本又作殺同惠
氏棟曰王充論衡言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
夫高子也安能別之蓋川魯論語之言

違之一邦 皇本作違之之至他邦蓋衍一之字也 翟氏
灝曰杜預左傳注曰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君是時陳文
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至二十七年文子在齊有弭兵之
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

季文子章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注三去聲 釋文云三息暫反又如字集

注從前音然下文明出再字則三應如字讀也

再斯可矣 皇本作再思斯可矣三國志諸葛恪傳引作再思可矣唐石經斯作思 程氏同文密齋雜著云文子生而專爲培植家門弁髦公室魯政之逮大夫實自文子始其所爲三思者皆不利於魯國之事故夫子諷之欲人但計是非不計利害也按此說似不可易方見得聖人言有關係所謂定哀之間多微辭也皇疏云時人稱季文子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非稱美之談也蓋獨觀其深矣

注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 此左傳文六年事杜注所謂文子三思故那疏引之而集注同之也

衛武子章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鄭氏汝諧曰智而用智智者能之智而用愚非智也幾於道也成公無道之君武子事之而不去而又與之周旋於患難之中武子之愚固非尸位遇事而竊君之祿也亦非忘君徇身而輕去其國也但其深見遠識行之以無事處之以沈晦雖仕無道之邦亦可以自免後世竊此說而爲身謀者非衛武子之愚也 陳氏天祥曰衛成公之過惡不多見也惟有信讒殺元咺子角之事旣而以叔武尸枕其股而哭之立使追殺歡犬則是知己之過能自改悔未可直以爲昏虐無道之君也至於失國出居於外山其不假道於晉晉以私忿必欲置之於死至使醫衍醜之則無道在晉不在成公武子當此之際自無棄而去之之理周

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以濟其君此正武子所當爲者
今反謂其爲愚果其爲佯愚也則有盡心竭力之勤若謂其
爲真愚也復有保身濟君之美此誠不可曉也邦無道則愚
蓋與邦無道言孫邦無道卷而懷之之意同與武子行事中
必有所指能自韜晦之事故歎其所不能及也魯文公賦
湛露彤弓武子佯爲不知此亦自晦之一事杜預以爲愚不
可及正可相證

注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 毛氏奇齡曰據春
秋成公元年尙有武子之父甯莊子盟向一事至成三年而
後武子盟宛濮周制世卿必父老子繼是文公朝武子未得
爲大夫也從來世卿必父老子繼並無父子可同爲大夫者
其或間授子以官則皆是國子之倖非大夫也周制已不可

考若從春秋傳按世爵相繼之法大抵當父在時必先定所繼名之曰立暨父老父死而後繼之名之曰卽位故有立而不卽位者如季武子已立悼子而未卽位而死則季平子繼之是也有不立而卽位者如孟莊子死未經立秩而羯忽卽位卽繼之孟孝伯是也若父未老死則立亦尙有未定者何況卽位但世爵諸子當父在時亦有散仕爲倅者倅者倅也周禮掌國子之倅是也亦作宰燕義稱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是也大意世爵之子可使副貳其父預爲私家之散官而得預者名爲倅不得預者名爲游倅爲散倅因之有父在而策書偶見其子名者如鄭子國侵蔡而其子子產在論之然而終非從政終不許其議國事何則非大夫也管仲衛公族莊子武子又世爵世預國政豈有莊子未老武子

卽位者亦豈有世爵之子出爲國倅而策書不書其名者且卽爲國倅非從政大夫不預國事安所見其愚與智也按此說甚辨惟閻氏若璩曰陸稼書謂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只當依注然亦未有事以指實之余則請實以事如鄧陵之戰樂書將中軍適子廙如魯乞師次子鍼爲厲公車右故皆大夫也佐中軍者父士變爲公族大夫者其子句將下軍者父韓厥爲公族大夫者其子無忌季孫宿執政爲司徒適子紇雖蚤卒猶得謚曰悼子以大夫故庶子彌出爲公之左宰皆並時復何疑於甯氏父子乎蓋文公末年武子已歷仕大夫值簡無事故曰有道則知成公三年武子繼父正卿備歷艱險故曰則恩集注以有道屬文無道屬成先文後成其次第固不紊矣

子在陳曰章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 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季康子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

魯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注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

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 釋文云狂簡絕句鄭讀至小

子絕句孔注簡大也進取於大道安作穿鑿以成文章按此解似迂曲故集注不從 焦氏補曰孔注言安作穿鑿以成

文章蓋讀斐爲匪匪猶非也下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注引包

曰時人有穿鑿安作篇籍者以此解不知而作卽所謂斐然

成章者按此解亦鑿不如集注爲近

不知所以裁之 皇本之下有也字

注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縱或可與進於道 陳氏天祥曰狂士雖不得中然聖人與居亦可與近於道惟欲與傳道後世則未可也夫子欲成就後學傳道來茲何用思其狂士乎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此本孟子答萬章之語集注變其文用之耳然萬章所問本無斐然成章二語止以孔子思狂士爲問孟子乃是就其所問以答之萬章之間與此經文不同孟子之答亦不可施之於此彼是因不得中行而思狂狷此却是抑制狂者不令妄有違作之意非思之也

伯夷叔齊章

伯夷叔齊

注

孤竹君之二子

邢疏按春秋少陽篇注孤竹伯夷

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皇疏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 皇疏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相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注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邢疏不念舊時之惡而欲報復故希爲人所怨恨按

此說以念舊惡爲報復與集注不同其實念舊惡只當作惡惡解 黃氏幹曰君子之於人苟非大不平者自不應有所怨若以爲己怨用希則是夷齊胸中常有憤憾之意何足以爲夷齊哉故集注以人怨爲是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

注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張氏甄附曰此不是說夷齊量大是說夷齊心公惡惡是天理上事非與吾有仇有怨

也惡既舊則人新矣又何惡焉

孰謂微生高直章

注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 鮑彪戰國策注尾生再見

燕策蘇代言其名爲高蓋卽論語微生高翟氏瀨曰莊子
跖篇注漢書古今人表注俱云尾生卽微生高微尾字以尊
轉通借

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釋文云醯亦作醢五經文字云

作醢者俗七經考文補遺云古本或下有人字

注

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 輔氏廣曰已所無

有不以實告乃乞鄰以與是爲曲意徇物其與之也不告以
所從得是爲掠美市恩按經但云乞諸其鄰而與之何以知
其不告所從得輔氏此說未免深文 張氏數陶曰此是論

直非論施惠於人若是濟人利物之事如有人搞饑待斃我自顧蕭然無有即使貸監河侯之粟以濟之何嘗不可必曰我以直聞安得爲汝計則伯父面曰矣醒非人必不可少之物有則與之無則辭之沾沾作此態平日之得直名者可知矣此言存直道非攻微生高也

巧言令色足恭章

子曰巧言令色釋文云一本有子曰字恐非是舊本無子曰二字也

足恭注足將樹反過也釋文云足將樹反又如字集注用前音孔注足恭便辟貌則釋文後音也邢疏此讀足如字謂便習盤辟其足以爲恭也翟氏灑曰曾子修身篇足恭而曰聖君子弗與也以足恭口聖兩爲對偶禮表記又云君子不

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失足於人足恭也失色於人令色也失口於人巧言也三者亦並言則足當如字讀矣按詩板無爲夸毗正義云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却爲恭書同命巧言令色便辟孔傳云便辟足恭正義云前却俯仰以足爲恭也邢疏用此語論語友便辟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友善柔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鄭康成曰便辨也謂佞而辨也然則便辟爲體柔善柔爲面柔便佞爲口柔體柔爲足恭面柔爲令色口柔爲巧言矣馬言巧避人所忌謂足容盤辟趨避進退善承人意也皆同孔說惟皇疏引繆協曰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體度曲媚於物也是足亦讀如字雖另一義與集注意可相通邢疏載又一說云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則別無所證矣

左丘明恥之

注

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

四書或問云或

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邪曰未可知也啖趙陸氏辨之於纂
例詳矣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然而明各
傳春秋者乃左氏耳 孔注左丘明魯太史那疏亦云魯太
史受春秋經於仲尼者也 毛氏奇齡曰漢書藝文志左氏
傳國語皆魯太史左丘明著司馬遷傳孔子因魯史記作春
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而爲之傳又復纂異同爲國語而
劉向劉歆杜預輩皆言左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歛
且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視見孔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
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侔也其曰好惡與聖人同則明指
論語左丘明恥之諸句自唐人啖助趙匡陸德明輩不知何
據乃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宋程伊川遂謂爲

古之聞人而朱氏用之亦遂分論語左傳爲兩人然實無明據且並未嘗言作左傳者非左丘明也張氏甄隱曰先儒謂左氏浮夸另是一人非此惡巧言之左丘明非也春秋只一斷爛朝報耳不虛美不隱惡直道行而亂臣賊子懼其傳是賴譬如朱子綱目盡夫其目只留其綱則世界無用之書何勸懲之有左傳所錄乃列國史官舊本先王格言大訓左丘明不居功巧言如簧如鄭伯使許叔居東偏晉使國相絕秦之類左丘明亦不任過左氏之書正與孔子同心疾惡巧言耳或疑左傳載智伯瑤之事後春秋八十年以歲數計之應已一百四五十歲然子夏爲魏文侯師以年考之亦一百三四十歲長年是古人常事何足致疑乎

顏淵季路侍章

子路曰季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

善樹德也

馬衣輕裘 程氏灝曰唐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

見管子小匡及外傳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因雍也篇

衣輕裘誤加輕字甚誤 錢氏大昕曰北齊書唐世傳顯祖

嘗解服青鼠皮裘賜也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做蓋用

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赤之通齊章音衣

爲于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皇疏車馬

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是皇本亦無輕字三證也按張載

論語說亦云車馬衣裘與賢友共做蓋宋以前八衣皆不讀

去聲今注疏皇本正文俱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大而

集注亦因之耳邢疏有衣裘以輕者爲美語亦與集注同

做之而無憾 皇本做作弊 白虎通綱紀篇引論語子路曰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做之張氏載論語說亦云仲由樂
善故車馬衣裘與賢友共做皆從願字至做之爲句何氏焯
讀書記云白虎通以共做之爲句此卽張子所本北史唐邕
傳亦有與卿共做語唐馬戴詩鹿裘共做同爲客張文昌詩
同袍還共做蘇軾詩故人共做亦常情不獨張子如此讀也
武氏億曰如此讀則未做之時已有共做之意不待既做而
無憾尤得先賢氣象也

願無伐善無施勞

注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

功

又

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孔注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集注上句與之
同下句以爲或說亦通趙氏順孫曰如前說則於勞字爲順

如後說則於施字為近故集注兩存之 曾子立事篇云飾
 其美而不伐也又云不陳人以其所能皆可與顏子之言相
 證 陳氏天祥曰伐善之善乃其伐已所長之總稱今集注
 乃單稱善為能既言無伐善又言無伐功止是不伐之一事
 分而為二顏子之志亦豈別無可道耶或曰之說於理為順
 但說得勞字事輕亦不見其志之遠大也蓋無施勞者不以
 勞苦之事施於民也夫勞民不恤乃古今之通患桀紂幽厲
 之事且置勿論近代如秦始皇隋煬帝勞民之事無所不至
 四民廢業人不聊生盜賊蜂起天下大亂皆由施勞於民之
 所致也顏子之言於世厚矣無伐善內以修己也無施勞外
 以安民也成已成物之道不偏廢也若兩句之意皆為不伐
 其志止於成己而無及物之道既偏且隘不足以為顏子之

志矣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注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實之以

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

亦通 孔注懷歸也邢疏言已願老者安已事之以孝敬也朋

友信已待之以不欺也少者歸已施之以恩惠也此卽集注

所引後說也 黃氏幹曰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與

緼斯來動斯和意相類自是聖人地位前說却是物各付物

有天地發生氣象況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爲

勝

已矣乎章

注 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

輔氏廣曰口不言而心自

咎者最是改過之機蓋悔過深切則誠意所著根深力固纔

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況明與人說我將改者乎其終於不改也必矣

十室之邑章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注焉如字屬上句邢疏云衛
瓘讀焉如度切爲下句首言安不如我之好學也按朱子文
集答鄒呂縣學諸生云此注疏之讀恐不成文理故於集注
明著之皇疏載又一說云十室中若有忠信如丘者則其
餘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言今不好學不忠信耳故衛瓘曰所
以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則其忠信
可使如丘也曾子主事篇云昔者禹見耕者五耜而式過
十室之邑則下謂秉德之士存焉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六

閩長樂梁章鉅撰

雍也第六凡二十八章注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胡氏炳文曰此篇前有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佾論禮樂之事亦與爲政末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袞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旣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爲之別耳

雍也可使南面章

雍也可使南面注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 包注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皇邢疏並同 按易繫辭離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治天下蓋取諸此禮郊特牲君之南面答陽也臣之北面答君也注疏執定諸侯自不如集

注之渾括 凌氏廷堪曰此南面指人君亦兼卿大夫士言之非春秋之諸侯及後世之帝王也考少牢饋食禮爲祭期主人門東南而宗人朝服北面又明日主人朝服卽位於廟門之外東方南而檀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此卿大夫之南面也士冠禮初加再加皆云出房南面三加如加皮弁之儀賓禮冠者筵於戶西南面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立於門外東方南而視側殺此士之南面也是有地有爵者皆得南面稱君而治人也後儒乃以南面爲帝王之稱此與說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謂孔子各許三子以諸侯之位者同一位也 王氏引之曰南面有謂天子及諸侯者有謂卿大夫者雍之可使南面謂可使爲卿大夫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而臨官史記樛里子傳請必言子

於衛君使子爲南面蓋卿大夫有臨民之權臨民者無不面仲弓之德可以臨民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濬理可爲卿見思元賦注爲卿則南面臨民矣包注皇疏皆云可使爲諸侯故集注因之然身爲布衣安得僭擬於人君乎至說苑修文篇又以南面爲天子則更失聖言之意矣 荀子

云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揚倬注子弓仲弓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

注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

子桑戶者是也

王注伯子書傳無見焉邢疏子桑伯子當是

一人故此注及下包氏皆推言伯子而已鄭以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桑則以此爲秦大夫恐非 毛氏奇齡曰家語記桑戶不衣冠而處同人道於牛馬則蕩檢踰閑不止太簡矣

悲仲弓所引未必卽較等及此輩 翟氏淵曰莊子大宗師
篇載子桑戶與琴張爲友說苑脩文篇載孔子見子桑伯子
不衣冠而處故胡氏謂此伯子卽戶以時論之誠是漢書人
表次子桑於六國時不惟與論語違而於莊子說苑諸書亦
不合矣

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 釋文云行下孟反又如字下同集注
無音且云所行又簡則從後音也 說苑脩文篇引作居敬
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

無乃大簡乎 注大音泰 釋文云大簡音泰按今注疏本亦有
作太簡者

注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薛
氏道傳四書纂箋云家語無此文集注誤也同人道於牛馬

句亦非夫子所譏 按說苑脩文篇云孔子曰可也簡簡者
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
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
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
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
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
仲弓曰大簡據此則不衣冠而處云云乃說苑之文同人道
於牛馬一語則劉向之斷詞也

雍之言然 張氏甄陶曰此章只重辨簡不重論敬蓋敬是臨
民不易定理不消重新張大其詞仲弓之所辨夫子之所許
總爲此簡字字面如一來歷不同居敬之簡見識精明當務
之爲急器量威重執要以御繁如是則民受和平安靜之福

居簡之簡得一遺二精神不能兼顧貪逸憚勞叢脞而不自知如是則民愛其苟且卒略之弊此言不但判斷伯子人品清楚實天下後世南面者之圭臬也故夫子亟然之

哀公問弟子章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 皇本問下有曰字

不遷怒 注 遷移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 何解凡人任情喜怒
違理頗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按
此與集注訓異詞費而義迂集注遷字直就人說可不煩言
而解矣朱子語錄云顏子自無怒因物之可怒而怒又安得
遷

不貳過 易繫辭孔子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
知知之未嘗復行可爲此語的注邢疏亦引此而後引韓康

伯注云云則反晦矣 黃氏道周質神錄云怒之遷氣不能和也過之貳心不能剛也和與剛相濟乃可爲學氣之柔非和也和在平人之情卽恕也心之偏非剛也剛在克己之欲卽忠也忠立而後恕行遷怒亦過之一端也

不幸短命死矣

注

顏子三十二而卒也

臧氏庸拜經文集云

家語七十弟子解載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矣是顏回先伯魚死也故有謂論語鯉也死爲設事之詞者按史記弟子列傳但云顏回蚤卒並不著卒之年歲家語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公羊哀十四年傳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

圖雖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
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視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夫
是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傳及史記皆連言之則顏
子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死相後先夫子年七十一獲麟
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夫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孔子
七十顏子已四十也魯哀公季康子之間皆在哀十一年爲
孔子六十八歲反魯之後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
焉若王肅說孔子六十一時顏子死則正在孔子自陳適蔡
之年猶未反魯何緣有哀公康子之間且此時去困阨陳蔡
首尾三載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難諸賢何以首及
顏子哉

今也則亡 釋文云本或無亡字卽連下句讀

注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蔡氏模論語集疏云朱子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程子謂在物不在己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謂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更不萌作若不同矣然程子是就怒初發念初萌而直言之朱子是就怒已發念已萌而橫言之其理則一必兼之方盡其義也

注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其亦異乎顏子之學

矣按此以下皆程子之言而朱子節錄之乃胡文定瑗爲國子監直講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伊川先生時方十八歲在太學作此論胡文定驚異之其全文在性理精義中

子華使於齊章

子華使於齊

注

使爲孔子使也

皇疏不知爲魯君之使爲孔

子之使邢疏子華時仕魯爲魯使適於齊也

金氏鳳祥曰

使齊是使齊君必夫子問居時也閻氏若璩曰向疑子華使齊爲魯司寇時事既考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當爲司寇時甫八歲應是自衛反魯後子華年將三十求仕季孫久已富而粟多耳輔氏廣曰大夫無私交此未必爲大夫時事如孔子將之楚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張氏自烈曰先是孔子在齊爲高昭子家臣至是通問於昭子又孔子在齊與晏子處者八年迨夾谷會成晏子尋卒

見史記遣使代弔故

子華使齊也按此亦是想當然之事非有所據也

冉子爲其母請粟 全氏祖望曰或謂冉子卽伯牛以尸子
孔門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爲證然檀弓伯高之喪孔子
者未至冉有攝束帛乘馬而將之亦足以爲是事之證則無以
定其爲伯牛也論語自曾閔有三子外惟冉求稱子此未必
是伯牛之證

注

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馬注六斗四升曰釜包

注十六斗曰庾馬注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爲八十斛邢疏昭
三年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
以登於釜杜注四豆爲區區十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
是也又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斛曰簸十簸曰秉鄭注秉
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簸者今文簸爲逾是庾逾簸
其數同故知然也按逾庾聲近假借字也 毛氏奇齡曰聘

禮諸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據禮注每車一乘有五
穀籩卽庾也是館廩之粟計十車有十五乘故冉有據此以
三分之一與其家亦準聘禮而行之耳

原思爲之宰 注疏本以此另爲一章金氏履祥曰此與子華

二事前後記不同時使齊是夫子閒居時爲宰則夫子爲魯
司寇時也以爲之宰三字推之二事摶必有上交焉其交當
曰子在某子華使於齊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語意爲顯

張氏甄陶曰周百詩謂原思爲宰在先子華爲使在後今

覆核其說則不然家語載原思少夫子三十六歲公西赤
四十二歲夫子爲司寇原思方十四歲恐未必卽能爲宰
抵古書多附會年之相去皆未必真必是夫子得政之時
爲公事服勞耳

注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孔注九百九百斗也。皇疏孔嫌九

百升爲少九百斛爲多故應是斗也。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注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

家爲鄉五百家爲黨。鄭注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

家爲鄉五百家爲黨邢疏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耆地官遂人

職文大司徒職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

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知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也。閻氏若璩曰朱子非不知五鄰爲里乃周禮遂人之文

但欲與上下一例以家起數故易曰二十五家爲里此集注

妙處至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亦卽大司徒比使之相保

閻使之相愛黨使之相救鄉使之相賓義耳。

子謂仲弓曰章

仲弓曰注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程子伊川

云此疑多曰字朱子語錄云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

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金氏履祥曰子謂仲

句絕與第九篇子謂顏淵句同按朱子答江德功曰此意

甚佳但不必以仲弓爲句絕據此則江氏先有分句之說而

朱子不取也

注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 何解言父雖賤不害

於子之美皇疏當是 時爲仲弓父劣而不別仲弓故孔子

明言之邢疏亦有仲弓父賤人而行不善之語故集注因之

然此惟家語及史記有之周秦諸子無是說也 張氏甄陶

曰左傳所載列國卿大夫炳炳麟麟皆公族世家其自蒞蒞

中拔萃者少矣夫子旣告仲弓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他日

又更端語之曰爾爲宰有取士之責凡鄉舉里選惟才是視
勿拘於世類俾秀民之能爲士者仍困於農犁牛之子此其
義也若比其父爲牛夫子豈肯出此言仲弓豈能樂聞此言
況仲弓並非不用之人此語又從何而來乎 惠氏士奇禮
說云南齊志建武二年劉繪議語云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
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牧
人陰祀用黝牲之文乖矣周禮地官牧人凡陽祀用騂牲陰
祀用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
鄭注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也陰祀祭
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何佟之云周禮以
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自四望以上牲色各
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
祀小從所尙也則禮論二說合爲一矣從之愚謂犁牛之子
非犢而何體純騂而角爾粟此天牲以天牲而用之山川則

近於非禮故有勿用之疑然天下未有欲於上帝而吐於山
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此聖人立言之妙也說者據此以爲
山川用騂牲誤矣何休云別天牲主以角故知騂且角爲天
牲淮南說山訓云圉屯犁牛圉古既字既猗以猗猗無角決鼻而
馮生子而犧說者以爲仲弓父賤而行惡然犁說文作犂耕
也犂牛爲耕牛司馬犂字子牛古以牛輓犁信矣圉屯猗猗
醜牛之貌以爲犁牛皆然可乎且謂其子而訾其父君子弗
爲也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況之春秋傳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也注云猶仍
叔之子乃弱幼之辭然則犂牛之子爲犂信矣劉氏台拱曰此章之指先儒皆失
之惠氏謂山川不得用騂牲以其非禮故欲勿用此義非也
又云天下未有欲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
夫旣非禮矣山川豈得享之此猶沿襲舊注人雖不用神必

不舍之說未合語意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
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間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
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牘亦在所取周禮甸人職云若
牧人無牲則授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
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
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
牛之牘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
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爲禮未有起獻
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王肅家語緣文生義乃
以之子二字謹及所生又緣雜文之訓遷就其說周禮沈辜
用彘山林川澤正當用雜色之牲外祭用彘則並五嶽四鎮

四嶺亦有時用雜色者何故在牛之子反有勿用之疑乎

毛氏向齡曰仲弓冉雍之字家語謂之伯牛之族人而其父

曰畢故云史記弟子傳亦同獨王充論衡謂母犂牝無害

無害則濁裔清不妨奇人鯀惡禹與叟頑舜神伯牛有疾仲

弓亦在顏路庸固回傑超卓孔墨祖愚丘翟聖賢竟以犂牛

為伯牛仲弓為伯牛之子殊為可怪但王充漢人近古且其

人博通墳典必非漫然無據也 戚氏學標曰爾所不知人

其舍諸用人皆出於己也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賢才更非

人之所能抑也仲弓平日留意人才故夫子廣之不必定若

本身說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其心三月不違仁注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

人矣 陳氏天祥曰三月之下既有口月至焉之餘入三月之
上又有過此之聖人顏子於仁必須九十日一次達之
九十一二日便爲聖人恐無此理若三月之後不復言矣
足爲顏子乎東坡云夫子默而察之閱三月之久而造次
沛無一不出於仁知其終身不跲也此說爲是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注

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 黃氏

德秀曰集注之意謂自餘門弟子有一日全不達仁有一月
全不達仁者語錄則以爲或一日中一次不達仁或一月
中一次不達仁二說不同當以集注爲正

注

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 揚子法言云昔仲

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

季康子問仲由章

曰賜也達 皇本曰上有子字下曰求也藝句同

注從政謂爲大夫 胡氏泳曰由求仕於季氏久矣若爲家臣豈至此方問其可不可耶以冉子退朝節參之知其謂爲大夫也必矣 張氏自烈曰當孔子自衛反魯正季康子執政之日子路冉有已爲季氏宰子貢已用於魯纒未從政爲大夫耳康子此問其亦有同升於公之意乎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章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注費季氏邑 孔注季氏不臣而具邑

宰數叛閔子賢故欲用之 按左傳僖公元年公賜季友

汶陽之田及費襄公七年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隨正欲

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爾役故季氏城

費後南氏以費畔公山弗擾亦爲費宰又與叔孫無忌費

魯公入季氏之宮孔子命申須句樂頎伐之遂墮費

如有復我者 翟氏淵曰今家語載閔子騫爲費宰問政夫子

告以馭民猶馭馬學者將信家語耶抑信論語耶 張氏自

烈曰家語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在孔子爲魯司寇之

時桓子未墮費前宰也孔子去魯十有四年而反魯魯不能

用孔子於時季康子復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辭而不就者

樂夫子之道視夫子進退爲行藏蓋辭就兩費宰相越且十

五六年矣然則復我者明乎前爲費宰今殆不可復也

則吾必在汶上矣注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 釋文云一本

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 閔氏若璩曰汶有徐州之汶有

青州之汶此汶上指徐州言以魯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

山西南入沛與出琅琊朱虛縣東泰山至安邱入淮者別

伯牛有疾章

注先儒以爲癩也 包注牛有惡疾按淮南子精神

伯牛爲癩論衡刺孟篇亦言伯牛爲癩癩與癩同家語

伯牛以德行著有惡疾 毛氏奇齡曰古以惡疾爲癩禮

記凡有惡疾去以癩也故韓詩解芣苢之詩謂蔡人之妻傷

夫惡疾雖遇癩而不忍絕而劉孝標辨命論遂謂冉耕歌其

芣苢以正指此也芣苢草可療癩見列子生於陵屯則爲陵畷

及蠹蟻之哀注

白牖執其手 注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

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

入其室 金氏履祥曰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墉而南墉

墉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爲壁雖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窓

名非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也 禮喪大記疾病外內皆
婦寢東首於北牖下鄭注外內婦謂賓客來問病也東首北
牖下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謂北牖下孔疏
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會言
得南面而視之此集注所本也然包注言牛有惡疾不欲見
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史記弟子傳集解亦同陳氏天祥曰
集注言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必有所據今不可攷然以人
情推之伯牛純正之士必不如此輕率妄使家人以僭禮尊
孔子縱使有之孔子亦必正其失使之更改其位子路使門
人爲臣夫子已責其爲詐况未嘗爲君而輒以君禮尊之其
詐不又甚乎由此推之舊注以惡疾不欲見人之說爲近之
矣

亡之 按亡字釋文無音集注亦無音無義孔注亡喪也 何氏焯曰漢書楚王器傳詔書引此作茂字是亡字當讀爲無言無可以致此疾之道

賢哉回也章

在陋巷 離騷五子用失乎家術廣雅術居也術巷古字通謂隘狹之居說文陋隘狹也曹植諫取諸國士息表云蓬戶茅廬原憲之室也陋巷箴顏子之居也今說以陋巷爲街巷之巷非也 鹽鐵論地廣章引在下有於字

回也不改其樂 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 又程子曰箴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 呂氏春秋慎大覽云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己則窮達一也正與程朱之旨合 韓詩外傳孔子嘗謂回曰家

窮居卑何不仕乎對曰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餼鄰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好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

非不說子之道章

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注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張氏甄陶曰此章有頂真見解前人皆未說着冉有乃有才人何至作小兒逃學之語子之道聖學之全體大用也言求非不從事於博文而天地民物之故禮樂器數之

繁實不足以會其通非不欲從事於約禮而視聽言動之則
經權變化之交學不足以協其矩此之謂力不足也夫子言
力不足之人誠亦有之必其識至愚氣至弱勉強不來至於
中道而廢資質所限無可奈何今汝厭致知之繁賸僅得半
而止畏力行之拘苦以小就自安是盡而已矣奈何自誣以
爲力不足哉須將子之道三字抬高則冉子之退託不爲作
僞夫子之責備亦非苛求此力不足是真有此學業無成之
人冉子何可以之自比哉

子謂子夏曰章

注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孔注君子

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按皇本此作馬融注而
北堂書鈔六十六引何邵公曰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

矜其名三說如一皆漢人論語注之遺文也 周禮太宰儒
以道得名揚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韓非子孔子之後儒分
爲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弓氏公孫氏樂
正氏之儒 劉氏逢祿曰君子儒所謂賢者識其大者小人
儒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識大者方能明道識小者易於矜
名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荀子所謂子夏氏之賤儒也
趙氏佑曰此小人當以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語爲
之注脚彼不失爲士之次此言儒一也子夏規模狹隘蓋未
免過於拘謹故聖人進之以遠大

子游爲武城宰章

子游爲武城宰

注

武城魯下邑

此同包注孫氏志祖曰顧亭

林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

爲同一武城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以愚政之殊不
然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云曾參魯南武城人澹臺滅明
魯東武城人其爲兩地判然東武城亦單稱武城左傳論語
孟子所言皆是在今費縣若曾子本邑之南武城白在今嘉
祥縣於曲阜爲西南與費縣之在曲阜東北者不同故加南
以別之亭林此條恐誤也 程氏大中曰或謂魯下邑者附
郭之邑猶今言城下邑也

女得人焉爾乎 注疏本爾並作耳皇本乎下有哉字按焉耳
乎三語助連用已屬不辭又增哉字更不成文孔注焉耳乎
皆辭是無哉字確證也今張栻論語解呂祖謙論語說直德
秀四書集編趙順孫四書纂疏諸本皆作爾太平御覽職官
居處二部亦引作爾故集注同之阮先生曰焉尔者爾於此

也言女得人於此乎哉此者此武城也若書作耳則其義不可通矣 程氏灝曰舊經文原爲耳字玉篇引此語注於耳字之下唐石經宋石經均書耳字後漢書章帝紀注亦引爲耳太平御覽引作爾者二而共人事部所述仍作耳大率唐以前皆依舊文至五季後乃兩本並行耳 張氏甄陶曰爲

天下得人者君若相之事邑宰小吏耳夫子此問似乎迂闊講章以資益身心匡救政事表厲風俗爲言亦近之矣而尙未揣其本也古者鄉舉里選得人不得人在爲宰之好尙爲宰者取圓通奔競以親暱爲賢則所舉不得人能虛心察訪力求方正不苟合之士則所舉皆得其人按周官闕師選士於二十五家五家比書其敬敏任恤者上之族族師選士於百家五族爲族書其孝弟睦姻者上之黨黨正選士於五百家五族

書其德行道藝者上之州州長選士於二千五百家

五黨為州攷

其德行道藝上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

而與其賢能以禮禮賓之上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此

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

謂於

使民興能人使治之

為鄉吏加此長

子游武城宰正州長鄉大夫之任也故夫子以得人為問

興賢得實則作育人材轉移風俗俱在其中矣全章神理重

在子游相士與眾不同至滅明之所以足見重於子游尚另

有德行道藝之全當不沾沾在此兩事也

行不由徑 焦氏竝筆乘云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行者

必遵之毋得斜徑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修閭氏

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往往不守獨滅明不

肯踰逸自便耳 周氏世樟五經類編云祭義之道而不行

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則不由徑亦守身之一節也
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趙氏佑曰飲酒於序射於州序
自有公所以時而成禮而退何必遂至宰室蓋邑大於鄉
宰之下分理之人尙多滅明蓋亦有執事於武城得與宰習
親左傳紀王犯嘗爲之宰子羽之父好焉則是世負民望爲
宰所重宰必樂開府待之而獨非公不至所以爲高也

孟之反不伐章

注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卽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
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子反琴張相與友 四書或
問云孟之反卽莊子所謂孟子反蓋問老氏儒弱謙下之風
而悅之者也

注事在哀公十一年 邢疏哀十一年左傳說此事云齊師伐

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文不同者各據所聞而記之也

孟之反者可以爲法矣 張氏甄陶曰魯國之法有鄰寇

則守軹軹氏二子率師從君禦諸境孟孫清之役齊以息故

孟在季氏孟氏叔孫氏不肯出師冉求方爲季氏宰專

力贊使季氏出師孟氏不得已亦退而蒐乘季氏出師

孟是時門待右師師孟五日而後至齊侯從右師右師左

師入齊師齊人宵遁則樊遲請三刻踰溝冉求以武城人三

百爲私屬用矛入齊師二人之功也微二子魯幾爲城下之

盟矣夫子恐二子以有功自足故亟稱孟之反以進二子是

亦一說也

不有祝鮀之佞章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孔注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

如宋朝之美一本及難乎免於今世之害也邢疏同皇疏言

人若不有祝鮀佞反宜有宋朝美若二者並無則難免今世

之患難也集注似據皇說按鄭康成箋詩予豈不知而作

云而猶與也金氏履祥曰而當作與解古書兩事相兼每以

而字中分之黃氏震讀論語日抄云朱子以巧言令色不得

分輕重且以無虐瑩獨而畏高明與此句句法同故不從孔

注也毛氏奇齡曰施愚山嘗言是書有三疑而有畢竟不

是不有兩作不有一疑也然謂一有一不有世人重佞而輕

色則於夫子屢歎未見好德如好色之說自相矛盾二疑也

且世有幾鮀朝無卽不免則六合之外八荒之內有誰得免

者恐夫子無是說也三疑也先仲氏曰此寓言也言無希世之資而徒抱美質以游於人鮮有不爲世害者以佞比阿世美比善質直捷明白蓋美而善淫人未有不思疾害之者此與懷美質以希世用正同故曰難免按蔡氏節曰美色尙不足以免禍惟口才乃可免亦與孔注合毛氏之說蓋隱據之鄭氏汝諧曰此言專爲衛靈公發其事可放也定之四年劉文公合諸侯欲以蔡先衛視鮑說襄宏凡數百言卒長衛侯其維持衛國鮑實有力焉靈公爲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聵聞野人之歌羞之將殺南子不克出奔然則靈公之無道不得視鮑之佞才而有宋朝之美色安能自免於斯世也

誰能出不由戶章

誰能出不由戶 皇本戶下有者字

注怪而歎之之辭 輔氏廣曰前章是傷而歎之之辭此章是怪而歎之之辭以類記之也

質勝文則野章

注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 包注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按集注釋野用包注釋史則加詳焉輔氏廣曰史如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於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下一或字其義備矣

文質彬彬 注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 包注彬彬文質相半之貌集注亦加詳焉 說文引彬彬作份份玉篇份

字下引作文質份份彬字下又引作文質彬彬

人之生也直章

人之生也直

注生理本直

皇本無之字七經考文補遺云一

木作人生之直韓李筆解云直當爲惠字之誤言人稟天地大德不可從邪疏以生爲壽終不橫夭亦滯相也

之生也幸而免 四書或問云上生字爲始生之生下生字

爲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蓋曰天之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生焉是其免

特幸而已爾

知之者章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張氏甄陶曰

如是勉使向前非劃定界限也知之深卽能好之

如好好之深自能樂方好之却不如樂淺深生熟之別也
字却不可看輕入門由此尙有不能知一層在先到知之已
有五分地位知之前有工夫必須窮理格物樂之後有進步
不外博文約禮俱不可不知

中人以上章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王注上謂
上智之人所知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邢疏言此中人若
才質稍優則可以語上若才質稍劣則不可以語上是可上
可下也 張氏甄陶曰司馬遷孔子世家言門徒三千身通
六藝者七十有七人是此七十七人皆中人以上也語氣側
重上字不可添出中人以下僅可以語下一層則畫蛇添足
矣

樊遲問知章

敬鬼神而遠之 禮記表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
近人而忠焉周人尊禮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近人卽
務民之義也

問仁曰 皇本曰上有子字

仁者先難而後獲 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孔子語樊遲曰治
身者先難後獲

注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翟氏灝曰樊遲凡三問仁兩兼
問知夫子答之絕不同夫子固因材施教而一人一問時或
有前後之殊材未必變易之速三答均可終身由之遲不應
見少而屢瀆也大約遲之進問猶有餘辭而其辭有別夫子
乃各就其問辭答之纂語者重在夫子之答略其問辭但渾

括之曰問仁問知焉耳

注

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難所難爲未
子文集云本欲只用呂說後見其後獲意未備故別下語又
惜其語非他說所及故存之於後

知者樂水章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注

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又樂

喜好也

釋文云樂音岳又五孝反下同

包注知者樂迎其

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
動而萬物生焉邢疏亦云樂謂愛好故集注用之 韓詩外
傳三云夫知者何以樂於水也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
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滄汭而
清似致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

以生國家以寧萬物以平品物以正此習者所以樂於水也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極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說苑雜言篇所載略同漢儒讀論語舊訓也 翟氏灝曰此樂字或言不應音岳恐釋文有訛然禮記樂不可極做業樂舉有所好樂俱一音岳則先儒自有此音訓惟下知音樂樂字釋文亦五孝反御屬可疑

知者樂

注

動而不括故樂

輔氏廣曰括結礙也

鄭注知者

自役得其志故樂與集注異

仁者壽

注

靜而有常故壽

包注性靜者多壽者撝也

注

注相發明勝鄭注之解樂字也張氏甄陶曰壽是實

不可將名垂後世死而不朽語混入包注語簡而該

齊一變章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張氏甄陶曰此不是爲魯爭氣全是言齊可危魯昭公沒於外魯再世仍無恙而三桓之子孫微民心知義故也齊景公有馬千駟顯名於諸侯身死之後國爲陳氏民不知義故也孟子言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稷利以相接未或不亡此之謂也

注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 關氏若璩曰漢地理志論齊魯風俗曰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好綏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封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渡幼者

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至斷斷
如孔子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
廉恥集注功利夸詐云云悉取於此

觚不觚章

觚不觚

注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 馬

注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皇疏引王肅曰當時沈酒
於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又引蔡謨曰酒之亂德自古
所患故禮說三爵之制書著酒誥之篇易有濡首之戒詩列
賓籩之刺皆所以防沈酒王氏之說是也 按酒器之說本
馬注朱子語錄云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之說出漢
志顏注云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
面皆可書以有稜角故謂之觚又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

升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宣和博古圖觚之製有十六種
皆商器形如今之花瓶上圓下方細腰大口窄而長身至足
腰間皆四稜隱起謂之觚觚卽稜也有二種爲上下俱圓之
式此殆卽周末之觚不觚乎若木簡之觚急就章謂之奇觚
陸機文賦所謂操觚率爾者其字當從柝木簡爲柝竹簡則
爲籒乃觚字所生非觚本字也酒器之觚本禮器而有今昔
之殊故夫子歎之若學書牘或削木爲之或削竹爲之又何
闕輕重哉 毛氏奇齡曰觚不觚者戒剛也觚酒器可容二
升古量酒以三升爲當五升爲過二升爲寡而制器者卽因
之故凡設器命名義各有取君子顧其名當思其義所謂名
以實稱也今名雖爲觚而飲常不寡實則不副何以稱名故
曰觚哉觚哉案禮器有爵散觶角諸酒器名而皆有取義故

韓嬰作詩說有云一升曰爵爵盡也二升曰觚觚少也飲常寡少也三升曰解解適也飲之體適適然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但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知節徒爲人謗訕也若觴亦五升所以爲餽觥亦五升所以明罰雖同於五升而觥觥異稱是禮器稱名其必以義起如此今淫泆之家飲常過多雖復持觥亦不寡少故夫子借觥以勸之

仁者雖告之曰章

非有仁焉其從之也注劉聘君云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

劉聘君名勉之字致中建安人 皇木仁下有者字也作與

孔注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也按孔言有仁人墮井則皇木仁下有者字正與之合皇疏云或問仁人救

物一切無偏何不但云非中有人而必云有仁者耶若非仁人墮井則仁人所不救乎答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雖剛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按有人墮井常事也若必分別仁人惡人則義太迂僻故集注不從

君子博學於文章

君子博學於文 釋文云一本無君子二字鄭注云弗畔不違道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既言君子不嫌其違畔於道後顏淵篇此再見正本皆無君子字據釋文知此處古本亦無之有者衍文也 毛氏奇齡曰博約是兩事文禮是兩物然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同何也彼之博約是以文禮博約回此之博約是以禮約文以約約博也博在文約文又在禮也於文於此文也約之卽約此文也之者此也以禮則謂用禮來

約之以也者用也故後漢書范升傳引孔子曰博而約之弗
叛矣夫又曰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以博而約作一句又以
博而不約反一句知夫子語意原是如此

子見南子章

子見南子注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
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蒞反乎
衛主蘧伯玉家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
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
而見之按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觀注
云禮小君至大夫執饋以見南子既以禮請夫子卽以禮見
本無所嫌亦不必有所爲子路疾惡過嚴故夫子矢之以解
其惑耳

子路不說 趙氏翼曰子路不說非謂夫子不當見其小君蓋傷夫子不見用於世至不得已作此委曲遷就以冀萬一之遇不覺憤悒侘傺形於辭色殆與在陳慍見同意故夫子以否塞之天曉之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悲而抗愾夏南蓋卽南子之誤所謂憤悲抗愾亦只侘傺無聊之意非以見淫人而不悅也示兒編以南子爲南蒯毋論聖門記事必不稱蒯爲子且以傳考之昭公十二年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於情事皆不可通矣 按以南子爲南蒯始於孫奕之示兒編而何孟春餘冬序錄陳絳金鼎子顧起元說略皆宗其說近人魏晉之椒園文輯更暢言之以本書之崔子及孟子揚子墨子證南蒯亦可稱子而以家語年歲爲不足據其說甚辨姑存之

夫子矢之曰

注

矢誓也

爾雅釋言文四書或問云矢

誓聲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激之言而近於誓者也按孔注亦訓誓而云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咒誓義可疑焉故邢疏復引蔡謨云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道也然臯陶陳謨離騷叩重華而陳詞皆上告下之詞見南子何事與弟子語何等乃用此告體且煩記者之鄭重乎故集注不取之

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注

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

類

朱子語錄云若作誓說何輔生不相信如此只爲下二句

有似古人誓言如左丘言所不與舅氏之說故有誓氣象

闕氏若璩曰朱子以所爲誓詞集注及語錄所引外尚有文

十三年所不歸爾幣者有加海寧十七年所不此報無而涉

河襄十八年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襄二十三年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襄二十五年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昭三十一年已所不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定三年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定六年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哀十四年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又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皆有所字足見其確但何以用所字未解曰所指物之辭余欲易此注曰所指物之辭凡誓辭皆有

注

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

釋文云否鄭元繆

播方有反不也王弼李克備鄙反按孔注否作不史記亦作不孔云我見南子所不爲求行治道者願天厭棄我此一義也鄭氏汝諧亦作不解云靈公南子相與爲無道而天未厭

絕之乎其敢朕絕之乎予之所不可者與天同心也此又一義也邢疏從備鄙音引樂摩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辭文王之於姜里也天朕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韓李筆解亦云否當爲否泰之否朕當爲朕亂之朕言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否道乎至論衡問孔篇直作予所鄙者言我所爲鄙陋者天朕殺我語尤粗率不近事理惟樂摩說稍可然於子路不說意不能對針故集注皆不取之

中庸之爲德也章

其至矣乎注至極也 張氏甄陶曰子思之所引卽夫子此章之言但彼是自著一書闡明道術意在過不及氣稟習俗之偏此則夫子銜口而出專重世教哀民不興行言凡八日用常行之事如孝弟忠信之類行得恰好謂之中庸之德至字

只言其至當不易若說到至高至精無以復加則民鮮能之
固其宜也又何用慨歎哉

民鮮久矣

注

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

何解世亂先王之道廢

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集注同之 孫氏弈曰民鮮久
矣言中庸之德非極至難能之事斯民之所日用常行者也
然行之者能暫而不能久故曰民鮮久矣舊注以久矣連讀
訓爲非適今不如此之有味也

如有博施於民章

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
施恩惠濟民於患難

皇木有作能衆下有也字孔注廣

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注

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

造乎極之名也

朱子語錄云仁以道理言聖以地位言自是

不同如博施濟衆爲仁而利物愛人小小亦謂之仁仁是直
看直上直下只一个道理聖人便橫看有衆人有賢人有聖
人便有節次 白虎通聖人篇引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猶病
諸則以聖乎堯舜爲句恐非 鄭氏汝諧曰博施濟衆乃仁
之功用非仁之本體以功用爲仁是事於仁也若事於仁雖
堯舜亦以爲病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堯舜能以親親
者施之民以仁民者施之物乎